



土地情思

■唐运华

那是家里最大的一块田地,三亩半,我们叫它西南地。地当中有一土坟,是村里一本家所埋。紧挨着南边邻家的地里,也有一坟,坟上生长一棵巨大的柳树,树阴能遮到我家里。

那是 15 年前的麦收季节。寂靜了一个春天的田野变得喧闹起来,每块地里都有戴草帽或围毛巾的农民,每家地头前都停着架子车。

那时还没时兴联合收割机,而是刚有剪割机,收一亩麦要十几元钱,只有条件好的人家才用剪割机。为省钱,父亲让我们用镰刀割麦。每割一会儿,我便站那儿捶腰,用镰把有节奏地敲击腰上的皮带环子。母亲头上裹着毛巾,蹲在前面不停歇地割,我疑惑母亲怎么不知道腰痛不知道累。

看我割割站站,母亲说:“像你这样,咱恁些麦啥时间能割完呢?”我无奈,只好弯下腰继续割,感觉腰像铁板一样,一弯下便不能直起。我想,将来我一定要离开这块土地。

这时,我发现地西头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朝我们走来,是表哥爱华。表哥家在距这十多公里的安徽,表哥的母亲即是我的小姨,不久前,小姨检查出患了胃癌。

我每年都要到表哥家走亲戚,我知道小姨为供养我表哥上中专,经济收入全靠栽烟叶。夏天,小姨白天在地里打烟叶、烟杈,晚上挤烟叶,烧烟炕。收麦时,小姨忍着胃疼,麦子全部用手割。小姨割麦时胃疼得受不了了,便躺在割倒的麦子上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割。能上中专,农村人认为那就是上了大学,上大学的表哥是小姨一生的欣慰和骄傲。

“爱华,你娘的病啥样?”母亲让我表哥到树阴下凉快。

“三姨,俺娘胃癌动手术要输血,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我想给您借点钱。”表哥满脸愁容。表哥才毕业,穿着牛仔裤,头发很整齐。

“爱华,你知道,你表弟上中专和你一样,全是借的钱,俺家实在是没有钱啊,要是有钱,我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妹妹不能动手术吗?”母亲声音低低的。

表哥失望地低下头,推着自行车走了。母亲无力地望着我表哥远去的背影,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回家时,母亲脚步沉重而缓慢,很久没有走出地头。

此后不久,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看望我小姨。小姨躺在床上,生命如寒夜里摇曳闪烁的灯光,随时都会熄灭。

麦收过后,田野里变得空旷起来。棉苗在太阳炙烤下,耷拉着叶,奄奄一息,像鸟巢里众多张着黄嘴等待喂食的小鸟,急盼着一场透雨。那天中午,我们正在西南地用压水井抗旱,表哥又推着自行车来了。

看见表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表哥径直走向正在地里封垄沟的我母亲跟前,忽然跪下,磕了一个头说:“三姨,俺娘昨夜去世了……”说完,表哥捂着头蹲在我母亲跟前嘤嘤哭泣。

两天后我和母亲参加了小姨的葬礼,表哥家的亲戚邻居都来了。这时,我忽然看到地上丢下一张撕下的日记纸,上面写有这样的文字:世上最让人痛心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被病痛折磨致死却无能为力医治!

这件事,让我一生都在思索,这件事,一直都在激励着我,催促着我不断奋斗,用一生的力量去拼搏,用知识改变贫穷落后。



来电莫拒接

■赵华

一般来说,手机有来电我都要接,不接的时候除非另有原因,要么是陌生电话,要么是刻意躲避。据一要好的朋友说,这电话接与不接还是一门学问呢!

周五下午,我从市里回县城,上得车来,找到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掏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售票员。售票员说没有零钱,到站后再找给你。我说,只要你别忘了就行。车窗外,雨下得很大,瓢泼一般。邻座是位 50 多岁的老人,从我上车到坐在他旁边,他就一直拿眼偷偷地看我。虽然看他面善不像小偷,但我心中还是存有提防。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是在县政府上班吧?”邻座的老人主动和我搭讪。“是的。”我敷衍着。“我是老李,在党校上班,你曾在党校讲过课。我儿子专升本想上你上的那所大学,托你帮过忙呢!你忘了吧!”听着老李的话,记起了他说的事。其实那件

事我也没帮多大忙,只是帮助他们联系一下相熟的老师罢了。老李说他退休后就到义乌去做生意了,专门生产销售笔芯。他又说现在的手机号码是浙江的,要留下我的电话。我很不情愿给他,关系一般又何必非留电话,随意编一个号码也不行,我只好告诉了他。接下来,老李打开了话匣子,从邀请我到义乌做客,到那里的风土人情,一路上滔滔不绝。

雨小了,车到站了,老李的话还在说着。我和他握握手就急忙下去了,他还要坐车到沙北车站,那个站离他家近。县城被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切成了南北两块,客车一般要在南站停一下,然后再到北站。

喧闹的街道两旁,小吃摊就像雨后的蘑菇遍地都是。正走着,手机响了,一看是老李的电话,话应该在车上说完了,又会有什么事呢?在接与不接之间衡量一下,我还是接了。耳边响起的却

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你的钱还没找就下去了,到北站等我吧!”我这才想起来,为了不听那个老李的唠叨我急着下车,结果把这找钱的事给忘了。于是,我连忙打的去了北站,售票员把 80 多元钱找给了我。老李在一旁冲我笑着说,我知道你的电话,要是联系不上你,我准备把钱送你家里去呢!

晚上,在好友的饭局上,大家都是初中时期的同学,喝酒不留量,没上主食,就有几位已“豪言壮语”或“不言不语”了。散场以后,我刚回家冲凉睡下,手机响了,是饭局组织者的电话,此时已是夜里 11 点半了。这家伙喝多了又在骚扰别人,要不又惹啥麻烦事了。妻烦得让关机,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喂,你到家没有?喝那么多酒,我就问一下,我也到家了,睡个好觉哟!”

躺在床上,我把今天的经历过过电影,发现自己的“冷”与



旁人的“暖”,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都是一些小事,可在这两个电话打来时,我为什么都先想到的是不接呢?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把这些感受给妻说了说。妻说,你不是看过李咏主持的非常 6+1 吗?砸金蛋的时候,接电话晚了,机会就会被取消!我说,那总不能好歹电话都慌着接吧!妻说,那怕啥,只要来电话就接呗,反正不要钱!我被妻非常现实的话给逗笑了。

生活中,当接到来电时,最好先不要将别人的好心当成了恶意。



父亲的草帽

■朱国杰

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常戴一顶草帽。这顶草帽是我奶奶亲手做成的,凝聚着奶奶无限的慈爱。

春天,父亲时常用草帽带回来新鲜的荠菜、飘香的榆钱和洁白的槐花,那是一家人改善伙食的摇篮。父亲用草帽兜着老母鸡刚生下来留有余温的鸡蛋,到村头代销点换粗盐、香烟,还有水果糖、作业本,那是我和哥哥平日里的向往。

夏天,父亲的草帽是凉爽的风,常把我身上的汗水吹去;父亲的草帽是驱蚊的手,给我细心的呵护;父亲的草帽是一把雨伞,父亲常用它为我遮挡飘落的雨滴。

秋天,父亲下地回来,在他的草帽里,我常常看到青青的玉米棒、青黄的毛豆、穿着紫色外衣的红薯和三五只鸣叫的蛐蛐或蚰蚸,那是我快乐童年的记忆拓片;父亲赶集回来,在父亲的草帽里我常常看到火红的苹果、黄黄的酥梨和一嘟噜一串的紫葡萄,那是父亲对我无言的绵绵爱恋。

冬天,父亲的草帽常为我拂去身上的灰尘和洁白的雪花;父亲用草帽为我兜回生产队牲口棚里的炒料豆,让我咀嚼着清贫而又充满温馨的童年。

父亲的草帽一天天陈旧,虽然旧得不成样子,但父亲仍舍不得扔掉,因为它曾立下过汗马功劳,承载着我的快乐童年。

渐渐地,父亲老了,犹如那顶历经无数次风雨的旧草帽。

30 年来,父亲的草帽换了一顶又一顶,而每顶草帽都映射着父亲为全家人的生计奔波忙碌的身影,每一顶草帽都记述着我和哥哥的成长岁月。

如今,父亲的草帽换成了样式新颖的老年式太阳帽,他脸上的皱纹虽然越来越深,但是紧锁的眉渐渐舒展开来,腰板挺得更直了,难得的微笑,也出现在父亲苍老的面容上。父亲的草帽,记录着我们割舍不断的父子情缘!



海滨夏日

刘海涛 摄



对生命充满期待

■李洁

有些书,有些人,是注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一生的。

我喜欢泰戈尔的书,是在中学时。那时,正处在青春反叛期,对于一切不喜欢的东西强烈排斥。不喜欢枯燥的数学,因此数学成绩一塌糊涂,加上特殊的成长环境,心理上无形的压力,我非常自卑,每天坐在座位上,不说不笑,不玩不闹,甚至很厌世。初中二年级时,父母决心给我请个家教,专门辅导代数 and 几何。

那位家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在读的高中离我家很近,于是每天到家里给我辅导功课。但我总是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解中昏昏欲睡,内心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再努力又如何!一天,他放到我手边一本《泰戈尔诗集》。打开扉页,上面有一行用钢笔书写的短诗:“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我玩味着这句话,又听他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消沉,有许多事情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我们无法选择出身、家境、相貌,无法像希望的那样聪明伶俐,但因此就悲观失望是不对的。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包含痛苦和无奈,都夹杂着孤独与彷徨,但只要努力,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总有一天,你会得到你想要的最好的东西。”

接着,他打开书,指着其中的一段说:“若是你不说话,我就隐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清晨一定会来,黑夜也要消隐……那时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中繁花里盛开绽放。”

他又说:“如果你努力了,艰辛地付出了,仍然得不到回报,就要学会等候,学会忍耐,要相信清晨一定会来临。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的父母、亲人、朋友,都希望你能生活得更快乐、更

成功。你要相信自己,不要让他们失望。”

这些话都重重地敲打着我的心灵。我认真地看完诗集,开始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在他的帮助下,我努力从零开始学习代数、几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要坚持下去,总会得到回报。

如今,我大学毕业了业,也参加了工作,走过青春的雨季,生活对我揭开了新的篇章。也许生活的本质就是如此,欢乐与痛苦同在,烦恼与喜悦参半。只是我永远都不会再陷入自闭绝望的情绪中了。

早晨醒来,每一缕阳光都让我倍感希望,心中洋溢着对生命,对生活无限的热爱。这么多年,泰戈尔的诗集一直陪伴着我,他说“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你也要错过群星了。”是的,我不会再让生命毫无意义地消逝,就像阳光热爱大地上一切的生灵,我也对生命充满期待。